

与黑夜嬉戏的
孩子们

上

Tsujimura
Mizuki

(日)辻村深月 著

金静和 译

夜と遊ぶ

辻村深月

与黑夜嬉戏的孩子们（上）

（日）辻村深月 著

金静和 译

——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

午夜文库

I 我本身
EYE 我那受伤的左眼
爱 认同并珍视他人价值的心
哀 怜悯之心
i 虚数 不存在
蓝^① 深深的，蓝色

① “蓝”在日语中发音也为“ai”。

目录

1	闪回
7	两年前狐冢与浅葱
23	第一章 古利和古拉
63	第二章 蝴蝶和卷心菜
127	第三章 幽灵与烧伤
191	第四章 月亮与萩花
255	第五章 i 和 θ

闪回

蓝色的阴影在眼前扩散开来。

人在身处真正的黑暗时会感到十分孤独，这片缓缓扩散的蓝色的阴影虽不让人感到孤独，却会使人极其不安。

在寒冬的空气中，有两条冰冷得可怕的手臂向我伸来，用巨大的力气勒住了我的脖子。那过于突然的压迫感和痛苦使我睁开了眼。空气，我想呼吸空气。一时之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好难受，脸上好热，肺的深处像要被烧烂了一般。这双手臂向我施加的力气无疑出自于对方的意志。他想杀了我。

“……住手……”

快住手，谁来帮帮我。视野的边缘开始模糊，滚烫的眼泪先是遮住了我眼前的世界，又在我闭上眼后滚落下脸颊。无论是闭上眼还是睁开眼，眼前都只有一片黑暗。我睁开双眼，眼泪却使其无法聚焦。我的手臂使不上力气，却仍抓住他掐在我脖子上的手。
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边从喉咙深处发出嘶哑的哭喊声边想着。就在这时——

(……ai)

这个名字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随即转换成一个拉丁字母：“i”。

他的手离开了我的喉咙。我发出一声短促的换气声，随即蜷曲着身体，咳嗽不止。

我咳得泪流满面，几乎要呛到自己。我抬起头，他的脸和眼睛在蓝色的阴影中浮现。他面无表情，让我感到十分恐惧。他的表情与我正在哭泣的脸刚好相反。啊啊，真是一张美丽的脸。

“‘i’ 是……”

我说到一半便停住了。他在我面前蹲了下来，右手触地，从那一堆散落在地上的破烂里寻找着什么。

一道光划破了黑暗，一把蓝色的一字形螺丝刀在闪闪发光。它的前端纤细而修长，表面浮着一层锈，使金属的光泽有些黯淡。在确认那是一把螺丝刀后，我全身动弹不得。

(心意相通。)

(我们应该是心意相通的，他应该能接纳我的存在。我为了完成他的要求而杀了人，为了他杀了人。但是……)

(但是……)

眼泪使我的双眼无法聚焦。

(但是，为什么?)

他的脸向这边靠近，从他冰冷的眼睛里我读不出任何情感。他将螺丝刀的前端贴在了我的下颚上。

我不禁发出一声短促的悲鸣，极度的恐惧使我不敢眨一下眼。

“右边还是左边?” 他的声音冰冷。“选一边。”

螺丝刀在我的下颚上滑动，铁锈的粗糙触感抚过皮肤。突然他手上一施力，冰冷的触感立刻陷入我的体内。

(啊啊……)

我明白，他这是要与我清算了。他将螺丝刀从我的下颚移开，转而用刀尖对准我的眼睛，我的右眼下方能感到刀尖锋利的触感。他毫无起伏的声音令人害怕，话里的内容更令人恐慌。我又看向他，他的脸与蓝色的阴影和暗淡的光重合在一起，使我不禁屏住了呼吸。他面无表情脸上开始有了变化。

他的脸上泛起静静的微笑。看到的那一瞬间，一阵极度的悲伤

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突然回忆起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安静地睡去，又在天亮时醒来的那份孤独。我想起自己曾经的疑问：“我真的有存在的意义吗？”

如果，以后……

如果以后有人发现倒在这里独自死去的我，那人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。也许会对身上几乎没有抵抗痕迹，仿佛是期望接受死亡的我感到惊讶，也许还会探求其中的原因。如果真的有人想知道，那我可以一句话来解释。

我已经不想再回到一个人的孤独中了。光是想象要回到一个人的夜晚，就让我感到呼吸困难。他是我的光。对我而言，他是照亮孤独黑暗的唯一的光。

我抬起头，看向他。来吧。

我要将流下的眼泪原封不动地献给他。来吧。

我的喉咙里传出了颤抖的声音。就让我接受这一切吧。

“……右边。”

他拿着螺丝刀的手迅速向旁边移动，尖锐的刀尖逼近我的右眼。一切发生在一瞬间。

剧烈的疼痛贯穿了我的眼睛，那疼痛使蓝色的世界变成了真正的黑暗。

我发出了长长的悲鸣。

两年前狐冢与浅葱

今天是决定是否要与狐冢孝太分开的日子。

月子快步登上楼梯。与月子熟悉的教育系教学楼相比，工学系的教学楼才建好不久，显得更加崭新漂亮。教育系教学楼的墙壁斑驳发黄，上面全是细细的裂缝，还有历代学生留下的没品味的涂鸦；而这里的墙上则一点灰尘也没有，更别提什么涂鸦了。白色的墙壁透着令人不敢触碰的静谧感，使人不禁联想到医院。

月子在楼梯上与一个熟人擦肩而过。

“早上好，恭司。”

“阿月。”

石泽恭司与狐冢同属一家研究室，是狐冢的好友，他看着月子，微眯起双眼。石泽恭司留着一头茶色短发，总是故意用摩丝揉乱。月子每次看到都会感叹，他每天早上大概要在发型上花不少时间，才能使头发既像刚洗过一般自然，又具备时下流行的凌乱感，像杂志里的发型一样。他在修长的双腿上套了一条褪色的牛仔裤，上身穿着跑步背心，露出一双健康的小麦色手臂。虽然他的身材并不出众，但也许因为骨架大，使得他的手臂看上去很强壮，很有男子气概。他有一双细长的眼睛，右眼上方戴着一个金环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打了环，耳朵和嘴上却什么都没戴。月子知道恭司除了眼皮上的环，舌头上还打了一个洞。

恭司的眼神十分锐利，未曾与他交谈过的人会觉得他很不好接近。然而他在女生中却很有人气，月子每次见到他时他的身边都带着不同的女孩，而且每个女孩都非常可爱。恭司善于灵活运用自己

强悍的外表和亲切的内心来顺利打入女孩们的内心。

月子曾评价他说：“有原则的花花公子真不错啊。”

狐豕听了之后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那家伙的打扮在工学系太惹眼了，真够有勇气的。”

“你找狐豕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在研究室，今天他大概很忐忑不安吧。虽然表现得一如往常，但可以感觉得出他心神不定。”

“他确实会紧张。”

“不过，更紧张的是阿月吧？”

恭司缓缓地迈下一级楼梯，与月子并肩而立，露出戏弄一般的笑容。他也许真的觉得很有趣。恭司的这种态度令月子感到自己被当成孩子对待了，很不高兴。

看到月子沉默不语，恭司扑哧笑了，随即问道：“莫非你到我们家去了？”

“没去，我猜狐豕十有八九在研究室。”

“今天不过来了？”

狐豕和恭司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一幢公寓里租了一间两居室。他们俩一入学便认识了，之后又因为彼此很聊得来而结为好友。之前分别各自租房子住，住房合约到期后两人便决定一起搬到更大更好的房子里。算算今年是两人同居生活的第二年了。

“看结果了。”

月子避开恭司的视线回答道。再这样聊下去，自己可能会把一些不必要的话也说出口，比如自己因为狐豕将要从这里消失而感到寂寞，对即将发表的结果感到不安，还有对狐豕落选的微微期待，

等等。好女孩是不该有这些任性的想法的，这些想法完全出于月子的私心。

恭司的脑子并不笨，虽然月子不知道他的学习成绩是好是坏，但在玩乐上，他比月子身边的任何人都要擅长，还拥有众多男女朋友。恭司总是策划活动的中心人物，也十分善于捕捉他人的细微情感。

恭司又问道：“最终是哪种结果你才会来呢？”

显然他的心情很愉悦。

“是狐冢要去美国，还是狐冢落选了？”

“如果孝太要去美国，”月子瞪着恭司吸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他是会感到高兴还是不安？如果落选，他是会感到遗憾还是松了口气？我关心的是孝太的反应。不管最终结果如何，我都有可能去。”

“阿月你真可爱，明明很不安，还这么逞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月子轻轻摸了摸微微发红的茶色刘海。包住脸颊的大波浪卷发受到了许多朋友的好评，大家都说很华丽，很适合她。月子听后会微笑着回答：“那是当然。”狐冢看了则夸张地瞪大了镜片后面的眼睛，苦笑着说：“你烫了一头卷发？你的打扮在工学系教学楼里也够惹眼的了。”

月子在恭司面前刻意垂下眼帘，眨了眨眼，涂着厚重睫毛膏的睫毛掠过眼前。“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”恭司问道。

月子抬起头。

“要是狐冢不在了，你肯定会非常寂寞。如果他搬出去，那我家就有一间屋子空出来了，不然你搬过来吧？现在你用电脑和录像机都要靠狐冢帮忙，自己什么都不会吧？只要你愿意跟我来，我可以代替狐冢照顾你哦。”